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三百二十七

宋 李昉等 撰

兵部五十八

獻俘 班師

罷兵 偃武

獻俘

詩曰一月三捷

左傳曰秋七月丙申振旅凱以入于晉（凱樂也）獻俘授馘飲至大賞（授數也獻楚俘于廟）徵會討貳（徵會諸侯將冬會于溫）殺舟之僑以徇於國民於是大服

又曰晉侯使趙同獻俘于周不敬劉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大咎（劉康公元孝原叔趙同也）天奪之魄也

又曰春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鐸辰留吁之屬也）三月獻狄俘于廟

晉書載記曰石季龍攻陷徐龕送之襄國勒囊盛於百

尺樓自上撲殺之令步都等妻子剝而食之坑龕降卒三千

又曰杜預平吳王濬先到上得孫歆頭預後至送歆洛中以為大笑

梁書曰沈林子獻捷書每以實聞武帝問其故林子曰夫王者之師本有征無戰豈可復增張虜獲以示誇誕昔魏尚以盈級致罰此後乘之良轍也武帝曰乃所望於卿也

後魏書曰裴叔業率王茂先李定等來侵楚俘戍傅永適還州刜肅復令傅永討之永將心腹一人馳請楚俘至即令戍填塞外塹夜伏俘士一千人於城外曉而叔業等至頓於城東列陣置長圍永所伏兵於道左擊其後軍破之叔業乃令將佐守所列之陣自率精甲數千救之永上門樓觀叔業南行五六里許開門奮擊遂摧破之叔業進退失圖於是奔走左右欲追之永曰弱卒不滿三千彼精甲猶盛非力屈而敗直墮吾計中耳既

不測我之虛實足喪其膽俘此足矣何假逐之獲叔業傘扇鼓幕甲仗萬餘兩月之中遂獻十捷高祖嘉之

後周書曰武帝平齊夏四月至自東伐列齊主於前其王公等並從車輿旗幟及器物以次陳於其後大駕布六軍備凱樂獻俘於太廟京邑觀者皆稱萬歲戊申封齊主為温國公

唐書曰武德中西突厥葉護可汗遣使請婚又入寇邊上高祖謂羣臣曰突厥入寇而復請和和之與戰其策

安在太常卿鄭元璹對曰若擊之則怨深難以和輯中書令封德彞進曰若不戰而和親夷狄必謂中國畏懼未若擊之尅捷而和親此則為威恩兼舉高祖然之戊辰西突厥遣使獻名馬己巳并州大總管襄邑王神符擊突厥於汾東斬首五百級虜其馬二千足汾州刺史蕭顗斬突厥五千餘口

又曰太宗平東都凱旋親被黄金甲陳鐵馬一萬騎甲士三萬人前後部鼓吹俘二偽主及隨神器輦輅獻捷

于太廟高祖大悅行飲至禮以享焉

又曰張瑾初仕隋歷職顯貴煬帝被圍於鴈門也瑾以驍果出城擊戰一日九捷煬帝登城望之大悅賜物二千段

又曰元和中忠武軍節度使李光顏奏破吳元濟之衆上大悅賜其告捷使奴婢銀錦

又曰元和十二年十月隋唐節度使李愬帥師入蔡州執賊帥吳元濟以聞淮西平辛巳上御宣政殿受朝賀

九品已上及宗子四夷之使皆會

又曰元和十四年魏博節度使田弘正遣使獻逆賊李師道命左右軍兵衛之先獻於太廟郊社上御興安門百僚於門下列位稱賀

又曰元和中昭義節度郗士美以賊首三百來獻詔梟於通化門外

班師

爾雅曰出曰治兵尚武也入曰振旅反尊卑也郭璞曰幼賤在

前貴勇也尊老在後尚儀也

詩曰出車勞還率也赫赫南仲薄伐西戎昔我往矣黍稷方華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執訊獲醜薄言還歸

又曰杕杜勞還役也有杕之杜其葉萋萋

周禮曰若師有功左執律右秉鉞以先凱樂于社于廟以數車徒所獲也

左傳曰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飲至

又曰楚子敗晉師於邲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

以為京觀楚子曰夫文止戈為武武有七德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祀于河作先君宫告成事而還

後漢書曰曹操於軍中出教曰雞肋外曹莫曉楊德祖曰夫雞肋食之則無所得棄則惜之公歸計決矣操乃還軍

又曰馬援自南方振旅還京師軍吏經瘴疫死者十四五賜援兵車一乘

晉書曰王濬平吳上表云閒在秣陵諸軍凡二十萬衆臣軍先至為土地之主百姓之心皆歸仰臣臣切勑所領秋毫不犯諸有市易皆明破券契有違犯者凡斬十三人皆是人所知也餘軍縱横詐稱臣軍而軍類皆蜀人幸以此自别耳

又曰賈充為伐吳大都督孫皓降於王濬充未之知方以吳未可平抗表請班師充表與告捷表同至朝野以充位居人上智出人下

宋書曰十二月丙申大軍次左里將戰帝麾之麾竿折幡沉於水衆咸懼帝笑曰昔覆舟之役亦如此今勝必矣遂攻其栅盧循單舸走衆軍皆弛晉帝遣侍中黄門勞師于行所

三國典畧曰齊公憲夜收軍欲待明更戰達奚武謂之曰洛陽軍散人情駭動若不因夜速還明日欲歸不得武在軍旅久矣備見行䧏豈可將數營大衆一朝而棄之憲從其諫全軍皆反

後魏書曰蕭衍寇徐兖州邢巒大破之旋師世宗臨東堂勞之曰卿役不踰時剋清妖醜鴻勲碩美可謂不愧古人巒曰此是陛下威畧聖靈加以將士之力臣何功之有

白虎通曰古者師出不踰時者為怨思也天道一時生物養人者天之貴物也踰時即内有怨女外有曠夫詩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

春秋曰宋人取長葛傳曰外取邑皆不書此何以書久

也

六韜曰武王平殷還問太公曰今民吏未安賢者未定何以安之太公曰惟如天如地

說苑曰魏文侯攻中山樂羊將已得中山還反報文侯命主書曰群臣賓客所獻書操以進主書者舉兩篋以進令將軍視之盡難攻中山之事也將軍還北面而再拜曰中山之舉也非臣之力君之功也

韓子曰晉文公將與楚戰召舅犯問曰吾將與楚戰彼

衆我寡為之奈何對曰臣聞之君子不厭忠信戰陣不厭詐偽君其詐之而已又問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後必無獸以詐遇民後必無民公曰善以舅犯謀與楚戰大敗之歸行爵先雍季而後舅犯羣臣曰城濮之事舅犯之謀夫用其言而後其身可乎公曰此非若所知夫舅犯之言權也雍季之言萬世之利也

罷兵

史記曰漢武帝患匈奴屢為邊患鴈門馬邑豪聶一因

大將軍王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帝召問公卿曰今欲舉兵攻之何如韓安國曰臣聞高皇帝圍于平城匈奴至者投鞍高如城者數所平之城飢七日不食天下歌之及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人以天下為度者不以已私怒傷天下之政故乃遣劉敬奉金千斤以結和親至今為五代利孝文皇帝又嘗一擁天下之精兵聚之廣武常谿終無尺寸之功而天下黔首無不憂孝文悟於兵之

不可宿故復合和親之約此二聖之跡足以為效矣竊以為勿擊便

漢書曰元帝時朱厓儋耳二郡夷數反賈捐之上書請不擊其畧曰臣聞堯舜禹三聖之德地方不過千里西被流沙東漸于海朔南曁聲教欲與聲教則理之不欲與者不強理也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秦氏興兵遠攻貪外虛内務欲廣地而天下潰叛賴聖漢為百姓請命早定天下至孝武皇帝以國富兵強攘却

匈奴西連諸國至於安息東過碣石造鹽鐵酒榷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征伐不休之故也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敺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荆大邦為讎自古患之久矣何況萬里之蠻乎臣竊以往者羌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大司農錢盡乃以少府禁錢續之夫一隅為不善費尚如此況於勞師遠攻亡士無功乎臣愚以為非冠帶之

國禹貢所不及皆可無以為也於是遂罷其郡

後漢書曰光武建武中北匈奴衰弱臧宫馬武上書請臨塞厚懸購賞喻告高勾驪烏桓鮮卑攻其左發河西四郡及天水隴西羌胡擊其右如此北虜之滅不過數年矣帝曰舍近圖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强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灾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

憂不在顓臾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
魏志曰諸葛誕據壽春反魏將王基討之司馬文王欲
遣諸輕兵深入招迎吳將唐咨等子以因釁有蕩覆吳
之勢基諫曰昔吳將諸葛恪乘東關之勝竭江表兵以
圍新城城既不拔而衆死者大半蜀將姜維因洮上之
利輕軍深入粮餉不繼軍覆上邽夫既勝之後必輕敵
則慮難不深今賊新敗於外又恵未弭是其修攻設慮
之時也且兵出踰年人有歸志俘馘十萬罪人斯得自

歷代征伐未有全兵獨克如今之盛者也武皇帝破袁紹於官渡自以所獲已多不復追奔懼挫威也從之

尸子曰公輸般為蒙天之階階成將以攻宋墨子聞之赴於宋至於郢見般曰聞子為階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無罪而攻之不可謂仁胡不已也公輸般曰不可吾既以言之王矣墨子曰胡不見我於王公輸般曰諾墨子見楚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鄰有弊輿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鄰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粱肉鄰有糠糟

而欲竊之此為何若人王曰此為竊疾耳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宋之地方五百里此猶文軒之與弊輿也荆有雲夢犀兕麋鹿盈之以江漢之魚鼈黿鼉為天下饒宋無雉兔鮒魚者也猶粱肉之與糠糟也荆有長松文梓楩柟豫章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以王之攻宋也為與此同類王曰善請無攻宋

吕氏春秋曰秦興兵欲攻魏司馬唐諫秦君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

乃按兵而輟不攻魏文侯可謂善用兵矣聞君子之用兵也莫見其形其功已成此之謂也

偃武

易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書曰武王伐殷乃偃武脩文倒載干戈包以虎皮示不用也行禮射設庠序脩文教歸馬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山南曰陽桃林在華山東北皆非長養牛馬之地欲使自生死示天下不復乘用也修文教也

禮記曰武王克商後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

而貫革之射息矣歸馬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野干戈弓矢包之以虎皮示天下不復用兵也

左傳曰宋向戌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子罕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興廢存亡昏明之術皆由兵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

又曰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

又曰夫文止戈為武

家語曰孔子北遊登於農山曰二三子各言其志吾將擇焉子路進曰由願白羽若月赤羽若日攘地千里搴旗折馘惟由能之子貢進曰賜願旗鼓相望縞衣白冠陳說其間二國釋怨惟賜能之顏回曰回聞薰蕕不同器而藏回願得明王聖主而相之鑄劍戟為農器放牛馬於原藪則由無所施其勇賜無所用其辯矣孔子曰美哉德也

史記曰始皇曰寡人賴宗廟之靈六王咸服其辜天下

大定收天下兵器鑄以為鐘鐻金人十二重各千斤置咸陽之宮中

漢書文帝詔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到征討故雞鳴狗吠煙火萬里也

又食貨志曰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乃封丞相為富民侯顔師古曰欲百姓之殷實故取其嘉名也

莊子曰孔子謂盜跖曰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為將軍造大城數百

里立數十萬戶之邑使尊將軍為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

又曰見侮不辱救民之亂禁攻寢兵救世之戰

古司馬法曰古者武軍三年不興民覩示勞也上下相報和之至也還師罷兵休戎卒三年不輕投以荅人勞得意則凱樂歌示喜也聖主誅不義百姓皆得其所喜樂各安其居樂其常偃伯靈臺荅民之勞告不興也偃休息也伯主兵也靈臺頌德美之喜以祭天示不復用兵也

呂氏春秋曰武王以武得之以文持之倒戈弛矢示天下不用兵

尸子曰武王已戰之後三革不累五刃不砥牛馬放之歷山終身弗乘也

淮南子曰秦之時高為臺榭大為苑囿遠為馳道鑄金人秦始皇二十六年初兼天下有長人見於臨洮其高五丈足迹六尺因寫其形鑄金人以像之翁仲君何是也發謫戍入芻藁戍守長城也入芻藁之稅以供國用也頭會箕賦於少府頭會隨民口數人責其賦箕賦似箕斂民財多取意也少府官名如今司農丁壯丈夫西至

臨洮狄道臨洮隴西之縣洮水北狄道漢陽之縣是也東至會稽浮石會稽山名浮石隨水高下言不沒皆在遼西界一說會稽山在泰山下封于泰山禪于會稽是也南至豫章桂林豫章郡桂林林鬱林也北至飛狐陽原飛狐在代郡南飛狐山也陽原在太原道路死人以溝量言滿溝也當此之時忠諫者謂之不祥而道仁義者謂之狂言至高皇帝存亡繼絕漢高祖也舉天下之大義躬自奮袂執銳以為百姓請命于皇天執利兵伐無道以求百姓之命祈之皇天也當此之時天下雄俊豪英暴露於野澤才過千人為俊百人為豪萬人為英也前蒙矢石而後墮溝壑出百死而

紹一生以爭天下之權隨入也紹至也奮武厲威以決一旦之命當此之時豐衣博帶而道儒墨者以為不肖言尚武也逮至亂以勝暴勝亂也海内大定繼文之業立武之功繼文王受命之業武王誅無道之功總鄒魯之儒墨通先聖之遺教載天子之旗乘大輅建九斿撞大鐘擊鳴鼓奏咸池持干戚周禮天子五輅大輅上輅也王有功成而為天下法擊鼓咸池黄帝樂也干楯也戚斧也王之使所共執當此之時有立武者見疑一世之間而文武之政後世有時而用也今世之為武也則非文為文也則非武文武相非

而不知時世之用也

說苑曰魏文侯與田子方語有兩童子衣青白衣而侍於君前子方曰此君之寵子乎文侯曰非也其父死之於戰此其孤幼也寡人收之子方曰臣以君之賊心為足今滋甚君之寵是子也又且以誰之父殺之乎文侯愍然曰寡人受命矣自是以後兵革不用

左太冲魏都賦曰喪亂既弭而能宴武人歸獸而去戰蕭斧戢柯以柙刃虹旌攝麾以就卷

沈休文詩曰丹浦非樂戰負重切君臨

太平御覽卷三百二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三百二十八

宋 李昉等 撰

兵部五十九

從軍 羽書

占候

從軍

詩曰伯也執殳為王前驅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

誰適為容

又曰鴇羽刺君子久從征役不得養父母也肅肅鴇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

漢書張良傳曰良多病未嘗特將兵長為畫策臣時從行

後漢書曰周嘉字惠文仕郡為主簿王莽末羣盜入汝陽嘉從太守何敞討賊為流矢所中賊圍十重白刃交集嘉以身捍之曰嘉請以死贖君命後太守寇恂舉為

孝廉拜侍郎引見問遭難之事詔嘉尚公主嘉稱不敢當

梁書曰曹景宗為竟陵太守及帝起兵景宗聚衆率五服内子弟三百人從軍

後魏書曰張兖字洪龍上谷漁陽人也好學有文才太祖為代王選為左長史決策幃幄太祖器之禮遇優厚

又曰韓茂從討平涼當茂所衝莫不應弦而殪由是世祖壯之張衮從太祖破賀訥登勿居山聚石為峰以記

功德命衮為文

又曰賓代田從討平凉擊破赫連定得奚斤等世祖以定妻賜之詔斤膝行授酒於代田勅斤曰全爾命者代田功也進爵長廣公

隋書曰郭榮遼東之役以功進位左光禄大夫明年帝復事遼東榮以為中國疲敝萬乘不宜屢動乃言於帝曰賊狄失禮臣下之事臣聞千鈞之弩不為鼷鼠發機豈有親辱大駕以臨小寇帝不納從軍攻遼東城榮親蒙矢

石晝夜不釋甲胄
王粲從軍詩曰下船登高防草露沾我衣迴身赴牀寢
此愁當告誰身服干戈事豈得念所私
又曰從軍有苦樂但問所從誰所從神且武焉得久勞
師
鮑明遠東武吟曰始隨張校尉召募到河源後逐李輕
車追虜近塞垣
曹子建詩曰從軍度函谷馳馬過西京

嵇叔夜贈彦才入軍詩曰良馬既閑麗服有輝風馳電逝躡景追飛凌厲中原顧盼生姿

陸機從軍行曰朝食不免冑夕息常負戈苦哉遠征人撫心悲如何

薛瑩答華永先詩曰桴鼓常在側筆硯永欲捐卷褰不復開干戈以為帷

劉義恭擬古詩曰束甲辭京洛負戈事烏孫後軍濟大河築壘黎陽屯旦聞羽檄飛夕見邊驛奔

羽書

史記曰齊使魯連為書以箭射城中遺燕將曰吾聞之智者不背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以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廢忠滅名後代無稱非智也且吾聞效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恥者不能立榮名管仲曹沫二公者非不能行小節死小恥也以為殺身絕代功名不立非智也故業與王霸爭流名與天壤相獘公其圖之燕將自殺

漢書高祖紀曰武臣自立為趙王沛令欲以沛應之恐有變欲誅蕭曹蕭曹恐踰城保高祖乃書帛射城中與沛父老父老乃殺沛令開門迎高祖

後漢書曰隗囂檄告州郡言王莽之罪越楚之竹不足以書其惡

魏志曰雲長圍行征南將軍曹仁於樊趙儼以議郎叅仁軍事儼謂軍將曰今賊獨盛我徒卒單少而仁隔絶不得同力將軍遺圍遣諜通仁使知外救以厲將士然

後表裏俱發破之必矣諸將皆喜便作地道箭射飛書與仁消息

晉書曰初安南將軍甘卓與左將軍隋王承書勸使固守當以兵出沔口斷王郭歸路則湘圍自解承荅其書畧曰足下若能卷甲電赴猶或有濟若其狐疑求我於枯魚之肆矣

梁後畧曰巳酉上自長沙寺移住天居寺是日敵人射書城内今者行兵不貪城隍土地不貪子女玉帛志存

救弊濟此生民廣訪民人擇善而立梁朝士庶尚未相領解蟻聚窮城寂無求問尋此異卜良用疑惑

又曰諸蘿率其下五百人棄大艦於鹿頭後湖以備水戰北軍聚而觀蘿乃掉艦向岸北軍引去蘿亦迴歸上乃射書北軍大開賞募有能迎賊師者封五千戸侯賜絹萬疋

占候

孫子曰天者陰陽寒暑節制也謂順天行誅因陰陽四時剛柔之制故司馬法

曰冬夏不興師所以兼受愛吾人若細雨來軍臨機必有挠迴風相觸道還而無功雲類羊群必走之道氣如驚鹿必敗之勢黑雲出壘赤氣臨軍皆敗之兆若風飛炯此慶雲也必勝若霧非霧是泣軍也必敗是謂風雲之占其來久矣

孫子占曰三軍將行其旌旗從容以向前是為天送必亟擊之得其大將三軍將行其旌旗墊音店然若雨是為天霑其師失三軍將行旌旗亂於上東西南北無所主方其軍不還三軍將陣雨甚是為浴師勿用陣戰三軍將戰有雲其上而赤勿用陣先陣戰者莫復其迹三軍

方行大風飄起於軍前右周絶軍其將亡右周中其師得粮

左傳曰晉侯圍上陽問於卜偃曰何時克之對曰童謡云丙子之辰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旗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

韓詩外傳曰武王伐紂將行兵軛折為三天雨三日不休武王懼召太公而問之曰紂未可伐乎太公曰不然軛折為三者軍當分為三也天雨三日者欲洒吾兵也

後漢書曰韓遂屯美陽董卓與戰輙不利十一月夜有流星如火光長十餘丈照遂營中驢馬盡鳴咸以為不祥欲歸金城卓聞之喜明日乃與右扶風鮑鴻等并兵俱攻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又曰王尋王邑攻南陽積弩亂發矢下如雨城中負戶而汲王鳳等乞降不許尋邑自以為功在漏刻意氣甚逸夜有流星墜雲中晝有雲氣如壞山當營而隕不及尺而散吏士皆厭伏續漢書曰雲如壞山所謂營頭之星也占曰營頭之所墜其下覆軍

沒將血流千里

晉書載記曰劉曜咸和三年曜夢三人金面丹唇東向逡廵不言而退拜而履其跡旦召公卿以下議之朝臣咸賀以為吉祥唯太史令任義進曰三者歷運統之極也人為震位王者之始次也金為兊位物衰落也唇丹不言事之畢也逡廵退讓退舍之道也而拜者屈服於人履跡而行慎勿出疆也東井秦分也五車趙分也秦兵必暴起亡主衆師留敗趙地遠至三年近至七八日

應不顧陛下思而防之曜大懼

又曰石季龍攻張重華謝艾拒之艾建牙旗盟將士有西北風吹旌東南指曰風為令今旗指之天所賛也破之必矣軍次神鳥王擢與前鋒戰敗遁還河南還討叛虜斯骨貞萬餘落破之

又天文志曰水與金合為變謀為兵夏入火白中上出破軍殺將

又曰元興二年八月庚子太白犯歲星在上將

又曰永興二年四月丙子太白犯狼星占曰大兵起九月歲星守東井占曰有兵井又秦分野是年茍師破公師藩張方破范陽王虓關西諸將攻河間王顒奔走東海王迎殺之永和十四年十二月慕容雋遂據臨漳盡有幽幷青冀之地緣河諸將奔散河津隔絶

又曰戊子月犯牽牛大星占曰牽牛天將也

又曰義熙十四年十月癸巳熒惑入太微犯西蕃上將乃順行至左振門

又曰辰星當出不出是謂擊卒兵大起在於房心間地動

又曰凡有蝕五星其國皆主歲以饑熒惑以亂鎮以弑太白以彊國戰辰星以女亂

又曰辰星不出太白為客其出太白為主出而與太白不相從乃各出一方為格野雖有軍不戰

隋書曰長孫晟以邊功授上開府儀同三司復遣還大利安撫新附仁壽元年晟表奏曰臣夜登城樓望見磧

北有赤氣長百餘里皆如雨足下垂被地謹驗兵書此名灑血其下之國必且破上欲滅匈奴宜在今日詔楊素為行軍元帥晟為受降使者北伐二年軍次北河值賊帥思力俟斤等領兵拒戰與大將軍梁默擊走之轉戰六十餘里賊衆多降

唐書曰武德中淮南道行臺僕射輔公祐據丹陽反遣趙郡王恭為行軍元帥討之將發與諸將宴集命取水忽變為血在坐中皆失色恭舉止自若諭之曰禍福無

門惟人自召自顧無負于物諸君何憂懼之深公祐惡積禍盈今承廟算以致討盆中之血乃公祐授首之徵遂盡歡而罷時人服其識度而能安衆竟平公祐焉

又曰李晟之收復京師也時熒惑守歲久之方退賔介或勸晟曰今熒惑已退皇家之利也可速出兵晟以天子外次人臣當死節垂象玄遠吾安知天道至是謂參佐曰前者公勸晟出兵非敢拒也且軍士可用之不可使知之嘗聞五緯盈縮無準懼復來守歲則我軍不戰

而自讀奐叅佐嘆服皆曰非所及也尋拜晟為司徒兼
中書令
三國典畧曰十一月癸未梁主閱戎於津陽門外立二
城南為吳城北為虜城西北風甚急溥天昏暗旛旗南
靡乃移虜軍度南城吳軍度北城以順風也俄而驟雨
暴降梁主輕輦還宮至城而旁觀者怪之
又曰太原郡王高洋督兵攻王思政陷於潁州遂入東
魏先是長社夜聲如車騎從西北向北向城居二日黑

風起於乾地吹水入城城壞風羊角而上

又曰侯瑱敗王琳于梁山琳及蕭莊並奔于齊初東關水舟艦得通琳引合肥之衆相次而下瑱與琳合戰琳軍少却退保西岸及夕東北風大起吹其舟艦沒于沙中夜有流星墜于琳營及旦風静琳入浦脩船以鹿角繞岸不敢復出

六韜曰周武王伐紂師至泥水牛頭山風雨甚疾旗鼓毁折王之驂乘惶震而死

太公曰用兵者順天道未必吉逆之未必凶若失人事三軍敗亡且天道鬼神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智將不廢而愚將拘之若乃好賢而能用舉是而得此則不看時日而事利不假卜筮而事吉不禱祀而福從遂命驅之前進周公曰今時宜太歲龜灼凶卜筮不吉星變為災請還師太公怒曰今紂刳比干囚箕子以飛廉為政伐之有何不可枯草朽骨安可知乎乃焚龜折蓍援枹而鼓率衆先涉河武王從之遂滅紂

又曰從孤擊虛高人無餘一女子當百夫風鳴氣者賊存在十里鳴條百里摇枝四百里雨霑衣裳者謂潤兵不霑者謂泣兵金氣自鳴及焦氣者軍疲也

又曰武王使散宜生卜伐殷鑽龜龜不兆下占於地數蓍蓍交而折祖行之日雨輜車至軫行至之日幟折為三宜生曰二四凶不祥不可舉事太公進曰退非子之所及也聖人生天地之間承衰亂而起龜者枯骨蓍者折草何足以辨吉凶祖行之日雨輜車至軫是先濯甲

兵也行之日幟折為三是軍分為三如斬紂之首吉也

抱朴子曰晉太康二年京邑始亂三國舉兵攻長沙王人小民張昌反於荆州奉劉尼為漢主乃遣石氷擊定揚州屯於建業宋道衡說氷求為丹陽太守到郡發兵以攻氷召余為貯兵都尉余年二十見軍旅不得已而就之宋侯不用吾計數敗吾令宋侯從月建住華蓋下遂収合餘燼從吾計破石氷焉

又曰凡戰觀雲如走鹿形者敗軍之氣也

兵法秘訣曰鎮星所在之宿其國不可伐又彗星見大明臣下縱横民流亡無所食父子生離夫婦不相得四維有流星前如甕後如火光竟天如雷聲名曰天狗其下飢荒民疾疫羣臣死流星東北行名天罔天海之口必有大水土功又四維有流星入以後有白氣如雲狀似車輪是謂齧食其下大兵中國多盜賊又有星如鬬見斗北名為旬始天下大亂諸侯争雄

玄女兵法曰凡行兵之道天地大寳得者全勝失者必

負北斗之中禽有句始狀像雄雞制百兵之毋能得其術何神不使九地九天各有表裏三奇六合主威軍士又曰黃帝攻蚩尤三年城不下募求術士乃得伍胥與之言曰今日余攻蚩尤三年城不下其咎安在伍胥曰此城中之將為人必白色商音帝始攻時得無以秋之東方行乎今黃帝為人蒼色角音此雄軍也以戰為之黃帝曰善為之若何伍胥曰臣請攻蚩尤三日城必下黃帝大喜其中黃直曰帝積三年攻蚩尤而城不下今

子欲以三日下之何以為明伍胥曰不如臣言請以軍法
論黄帝曰子欲以何時臣請朱雀之日日正中時立赤
色徵音絳衣之軍于南方以輔角軍臣請以青龍之日
平旦時立青色角音青衣之軍于東方以輔羽軍臣請
以玄武之日人定時立黒色羽音黒衣之將于北方以
輔商軍臣請以白虎之日日入時立白色商音白衣之
將于西方以輔宫軍四將以立臣請為帝以黄龍之日
日中建黄旗于中央以制四方五軍已具西面攻蚩尤

三日其城果下黄帝即封骨世世不絶

又曰戰鬭之法當從九天之上擊九地之下衆士默默人無見者九天者春在青龍夏在朱雀秋在白虎冬在玄武四神為九天其衝為九地

星占曰太白出髙用兵深入敢戰者吉星出東方中國大利蠻夷大敗

兵書曰氣聚如龍如鶡尾其下兵軍破敗也

太平御覽卷三百二十八

太平御覽卷三百二十九

宋 李昉等 撰

兵部六十

徵應　神兵

徵應

漢書曰貳師將軍李廣利被圍水絶廣利拔刀剌山飛泉湧出

又曰王莽出軍祖都門外天雨沾衣長老歎曰是謂泣軍

王隱晉書曰咸康元年督護王隨領三千人討寧州賊三角皆裂軍人惡之隨曰裂者破也當破賊而不得土地也到西平郡界兩道討賊賊守馬渋奔走民皆歸降

晉書曰桓温傳云郭璞為讖曰有人姓李兒傳征戰譬如車軸脫作一面兒者子也李去子木存車去軸為亘合成桓字也

又曰成都王頴師次朝歌每夜矛戟有光若火其壘井中皆有龍象前軍大敗

又曰時有童謡云阿童復阿童銜刀浮渡江不畏岸上虎但畏水中龍會益州刺史王濬小字阿童表請加龍驤將軍令造舟楫

又曰謝艾出師振武夜有二梟鳴于牙艾曰六博得梟者勝今梟鳴牙中尅敵之兆果勝之

又曰王澄為荆州時京師危逼澄率衆軍將赴國難而

飄風折其節柱會王如冦襄陽澄前鋒至宜城為如黨嚴嶷所獲

又載記曰呂光伐西域進及流沙三百餘里無水將士失色光曰吾聞李廣利精誠玄感飛泉湧出吾等豈獨無感致乎皇天必將有濟諸君不足憂也俄而大雨平地三尺

又曰石勒拒劉曜勒統歩騎四萬赴金墉自大堨先是流澌風猛軍至氷泮清和濟畢流澌大至勒以為神靈

之助也命曰靈昌津
宋書曰王仲德初欲南歸奔太山追騎急夜行見山前有猛炬之燎火行百里許以免
又曰元凶弒逆孝武率衆入討荆州刺史南譙王義宣江州刺史臧質並舉義兵三月乙未建牙軍門是時多不悉舊儀有一翁斑白自稱少從武帝征伐頗悉其事因使指麾事畢忽失所在自冬至春常東北風連陰不霽其日牙立之後風轉西南天色開霽有紫雲於牙上

北齊書曰侯景遣將任約代湘東王於江陵陸法和自請征之至赤沙湖與任約相對縱大舫于前而逆風不便法和執白羽以麾風即返於是大潰約逃竄不知所之

後周書曰太祖既繼賀拔岳起事將刑牲盟誓同獎王室初賀拔岳營於河曲有軍吏獨行忽見一老翁鬚眉皓素謂之曰賀拔岳曾據有此衆然無所成當有一宇文家從東北來後必大盛言訖不見此吏恒與所親言

之至是方驗
隋書曰張祥開皇中累遷并州司馬仁壽末漢王諒舉兵反遣其將劉建畧地燕趙至井陘祥勒兵拒守建攻之後縱火燒其郭下祥見百姓驚駭其城側有西王母廟祥登城望之再拜地泣而言曰百姓何罪致此焚燒神有靈可降雨相救言訖廟上雲起須臾驟雨其火遂滅士卒感其至誠莫不用心城圍月餘李雄援軍至賊遂退走

又曰竇榮定以佐命功拜上柱國寧州刺史未幾復為武候大將軍尋除秦州總管賜吴樂一部突厥沙鉢畧寇邊以為行軍元帥率九總管步騎三萬出源州與虜戰高越原兩相持其地無水士卒渴甚至刺馬血而飲死者十二三榮定仰天太息俄而澍雨軍乃復振於是進擊數挫其鋒沙鉢畧突厥憚之請盟而去

唐書曰開元中降胡叛勅王晙帥并州兵濟河以討之晙乃間行倍道以夜繼晝卷甲捨幕而往會也於山中

忽遇風雪甚盛晙恐失期仰天歎曰晙若事君不忠天討有罪明神所殛固自當之而士衆何辜令此艱苦誠心忠烈天鑒孔明當止雪迴風以濟戎事言訖風迴雪止時叛者分為兩道晙追入之殺一千五百餘人生獲一千四百餘人駝馬牛羊甚衆

又曰初肅宗行至豐寧見南河天塹之固欲整軍北渡將詣豐寧忽大風飛沙礫數步之閒不辨人馬由是迴軍東趨靈武風沙頓止天地清朗

又曰肅宗至平源郡路傍忽遇一伏兎命左右索弓箭因謂左右曰吾若破賊射則中之不然則否一發而斃左右咸稱萬歲

又曰建中三年哥舒曜欲攻李希烈於許州師次潁橋大雷電而雨營中震不能言者三四千人驢馬死者有七曜惡之乃退

又曰田悅為魏王受册之日其軍上有雲物稍異馬燧等望而笑曰此雲無知乃為賊瑞

曹韋稔為士長頌曰公益土之兆也

管子曰桓公北征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援弓而射射未發也謂左右曰見前人乎對曰不見公曰寡人見人長尺而人形具焉衣冠亦咸備馬前疾走寡人其不濟乎管仲曰袪衣示前有水也右示涉也至卑耳之谿從左涉深及冠從右方深至膝已涉大濟公拜曰仲父之聖若此也

山海經曰鹿臺之山有鳥焉如雄雞而人面名曰梟溪

其鳴自呼見則有兵小決之山有獸焉如猨白首赤足見則有兵能山之穴恒出神人夏啓而冬閉是穴也冬啓乃必有兵郭璞注曰今鄴西北有石鼓鳴乃有兵即此類

淮南子曰人主有伐國之志邑犬羣嘷雄雞夜鳴庫兵動而戎馬驚戎馬兵也雞夜鳴而戎馬驚氣之感動也

六韜曰三軍無故旌旗皆前指金鐸之聲揚以清鞞鼓之音宛而鳴此得神明之助大勝之徵也

又曰紂為無道武王於是東伐紂至於河上雨甚雷疾

震之驂乘橫振而死旌旗折揚侯波周公進曰天不祐周矣意者君德行未盡而百姓疾怨故天降吾禍於是太公援罪人而戮之於河三鼓之率衆而先以造于殷天下從之甲子之日至于牧野舉師而討之紂城備設而不守親擒紂懸其首於白旗

又曰武王伐紂諸侯已至未知士民何如太公曰天道無親今海内浮沉於殷久矣百姓可與樂成難與慮始伯夷叔齊曰殺一人而有天下聖人不為太公曰師渡

孟津六馬仰流赤烏銜穀白魚外入此豈非天非命也師到㙞音牧野天暴風雷前後不相見車蓋發越轅衡摧折旌旄三折旗幟飛揚者精鋭盛也天雨以洗吾兵雷電應天也

吳越春秋曰越王攻吳兵欲入吳門未至六里望吳南城見伍子頭巨若車輪目垂光列烈髮鬢四張耀於十數里大懼留兵即日夜半暴風疾雨雷電皆鳴沙石飛射疾於弓弩越軍壞敗

桓譚新論曰維四月太子發上祭于畢下孟津之上至此武王已畢三年之喪欲卒父業升舟而魚躍地應也俺祭降烏天應也三年聞紂殺比干囚箕子太師少師抱樂器奔周甲子日月若合璧五星若連珠昧爽武王朝至于南郊牧野從天以伐紂故兵不血刃而定天下

三國典畧曰東魏以平鑒為懷州刺史鑒乃於軹關道築城以防于我尋而太祖遣驃騎將軍楊摽儀同長孫慶明率兵東伐是時新築之城少井乏水衆大懼南門

内有一土井隨汲即竭鑒乃具衣冠俯井而祝俄而泉湧城内皆足揚水示𢾅𢾅無攻而還𢾅皮抄反

又曰周帝問齊王延宗曰鄴城若為可取延宗辭曰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強問之乃曰若任城據鄴臣不能知而若今主自守陛下兵不血刃時好事者以為延宗年號德昌得二日也及即位至敗果二日

神兵

梁書曰先是旱甚詔祈蔣帝廟求雨十旬不降帝怒命

載荻欲焚蔣廟并神景爾日開朗欲起火當神上忽有
雲如繖倏忽驟雨如瀉臺中宮殿皆自振動帝懼馳詔
追停火時還靜自此帝畏信遂深自踐阼以來未甞躬
自到廟於是乃法駕將朝臣修謁是時魏軍攻圍鍾離
蔣帝廟報勑必有扶助既而無雨水長遂挫敵人亦神
之力馬凱旋之後廟中人馬脚盡有泥濕當時並目覩
焉
又曰王僧辯平郢州進師潯陽軍人多夢周何二廟神

兵曰吾已助天子討賊自稱征討大將軍並乘朱航俄而反曰已殺景同夢者數十百焉

陳書曰高祖討侯景軍次大雷軍人杜稷夢雷池君周何神自稱征討大將軍乘朱航陳甲仗稱下征侯景須臾便還云已殺景

隋書曰漢王諒餘黨據晉絳呂等三州未下詔羅睺行絳晉呂三州諸軍事進兵圍之為流矢所中卒于師時年六十四送柩還京行數里無故輿馬自止策之不動

有飄風旋繞馬絳州刺史郭雅稽顙祝之曰公恨小
寇未平耶尋即除殄無為戀恨於是風靜馬行見者莫
不悲歎其年秋七月子仲隱夢見羅睺曰我明日當戰
其虛座所有弓箭刀劍無故自動若人帶持之狀絳州
城隘是其日也
唐書曰高祖初起師次霍邑隋武牙郎將宋老生陳兵
拒險其師不得進屯軍於賈胡堡會淋雨積旬餽運不
給高祖患之忽有白衣人詣軍門見曰霍山神遣語大

唐皇帝若向霍山邑當東南傍山取路八月雨止我當助爾破之高祖初哂之遣人東南視地果有微道高祖笑曰此神不欺趙襄子豈負吾耶時有訛言云突厥將襲太原又軍粮且盡高祖命旋師太宗切諫乃止八月己卯雨果霽高祖大悦以太牢祭霍山辛巳引師從傍山道趨霍邑去城十餘里有陣雲起軍北東西竟天高祖謂裴寂曰雲色如此必當有慶

又曰貞元初江西都團練使李廉奏建中四年鄂州刺

史逆賊李希烈之將董侍召率衆襲鄂州順風縱火邑屋將焚臣乃禱於城隍神條忽風迴火烈賊潰遂擊破之連黄沔三州請付史官以答神意從之

三國典畧曰齊高緯發晋陽開府薛榮宗嘗云能使鬼兵言于齊主曰臣已發遣斛律明月將大兵往齊主信之經介休見一古塚榮宗謂舍人元行恭曰是誰冢也行恭戲之曰郭林宗是誰曰郭元真父榮宗即啓云臣向見郭林宗從冢出著大帽吉莫鞾揺馬鞭問臣我阿

貞來否

又曰侯景西逼陸法和率白服子弟頓于安南乞征任氏湘東許之乃諸蠻子弟八百人在江津二日便登艦大笑曰無量兵馬江陵舊多神祠俗恒祈禱自法和軍出無復一驗人以諸神皆行從故也

又曰梁臨汝侯蕭猷嘗為吴郡太守與楚廟神交飲至一石而神亦有酒色所禱必從後遷益州刺史江陽人齊苟兒反率衆攻城猷乃遥禱請救戰之日有田老逢

一騎絡鐵從東來問去城幾里曰四十時己晡騎舉稍曰後人來可令人疾馬欲及日破賊俄有數百騎如風請飲田老問誰曰吴與楚王來救臨汝侯此時廟中祈禱無復有驗十餘日後乃見侍衛土偶泥濕如汗於是苟皃乃敗

太平御覽卷三百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三百三十

宋 李昉等 撰

兵部六十一

警備

警備

孫子曰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也恃吾有能以待之也無恃其不攻吾也恃吾不可攻也安則思危存則思亡常有備也

左傳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

又曰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

又曰晉欒書伐楚將戰楚晨壓晉軍而陣軍吏壓乘其未備也患之晉將范匄趨進曰塞井夷竈陣於軍中而疏行首疏行有當陣前戶決開疊戰道行部郎切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楚師輕窕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終敗楚師

戰國策曰蘇秦將合從說燕文侯曰燕地方二千里帶甲十萬車七百騎六千粟支十年南有碣石鴈門之饒

北有棗栗之利

又曰張儀為秦以連横説韓王曰秦帶甲百餘萬虎賁之士不勝計秦卒猶孟賁之與怯夫

又曰江乙對宣王曰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屬之於昭奚恤故北方之畏昭奚恤也

春秋後語曰蘇秦南説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强國也王天下之賢主也西有黔中郡東有夏周海南有洞庭蒼梧北有汾陰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車千乗騎萬

足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

史記曰周夫二人伐陳吴救之軍行三十里雨十日夜見星左史倚相謂荆大將子期曰雨十日甲輯兵聚吴又必至不如備之乃為陣而吴人至見荆有備而反史曰其反覆六十里其君子休小人為食我行三十里擊之必克從之遂破吴軍

又曰秦將王翦率兵六十萬伐楚楚王悉國中兵以拒之王翦至堅壁而守之不肯戰楚兵數挑戰終不出王

翦曰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拊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曰方投石超距於是王翦曰士卒可用矣楚又數挑戰而秦不出乃引而東翦因舉兵追之大破楚軍於南因滅其國

又曰漢景帝時吳王濞反初吳王之渡淮與楚王遂西敗棘壁乘勝前鋭甚梁孝王恐大將軍擊吳又敗梁將士卒皆還走梁數使使報漢大將周亞夫求救亞夫不許又使使惡亞夫於上惡烏路反上使人告之救梁亞夫復

守便宜不行梁使韓安國及楚死事相弟張羽為將軍乃得頗敗吳兵吳兵欲西梁城守堅不敢西楚相張尚諫吳王而死即走亞夫軍會下邑師欲戰亞夫壁不肯戰吳糧絶卒飢數挑戰遂夜犇亞夫壁亞夫終不出中夜驚内相擾亂至帳下亞夫卧不起頃叓纔定吳士卒多飢死遂以叛散

漢書曰傅喜以光禄大夫養病大司空何武尚書唐林皆上書言喜行義曰忠臣社稷之衛魯以季友治亂師古

曰季氏亡則魯不昌楚以子玉輕重師古曰謂楚殺子玉而晉侯喜可知也魏以無忌為折衝師古曰信陵君也項以范增為存亡故楚跨有南土帶甲百萬隣國不以為難子玉為將則文公側席而坐及其死也君臣相慶百萬之衆不如一賢也

後漢書曰更始初光武在河北擊銅馬賊於鄡吳漢將突騎來會清陽城賊挑戰光武堅營自守有出鹵掠者輙擊取之鹵與虜同掠奪取之也絕其粮道積月餘日賊食盡夜遁去追至館陶大破之受降未盡而高湖重連賊從東

南來與銅馬餘衆合光武復與大戰於蒲陽悉破降也

又曰王霸馬武既破周建蘇茂營賊復聚挑戰霸堅卧不出軍吏皆曰茂前日已破今易擊也霸曰不然蘇茂客兵遠來粮食不足故數挑戰以徼一切之勝今閉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茂建既不得戰乃引還營建兄子誦反閉城拒之茂建遁去誦以城降

又曰公孫瓚既為鮮于輔所敗慮有罪乃告於高京以鐵為門斥去左右男人七歲以上不得入門專侍姬妾

其文簿書皆及而上之令婦人習為大言聲使聞數百步以傳宣教令疏遠賔客無所親信故謀臣猛將稍有乖散自此之後希復攻戰

九州春秋曰公孫瓚曰始天下兵起我謂唾掌而決至於今日兵革方始視此非我所决不如休兵力耕以救凶年兵法百樓不攻今吾諸營樓數里（鹵即魯字見說文什日撈畧也）上無覆屋也積穀三百萬斛食此足以待天下變也

魏志曰冀州牧韓馥長史耿武别駕閔純治中李歴諫

馥曰冀州雖鄙帶甲百萬穀支十年

又曰大軍南征吳到積湖大將漢寵帥諸軍在前與賊隔水相對令諸將曰今夕風甚猛賊必來燒營宜為之備諸軍皆驚夜半賊果遣十部來燒營寵掩擊破之

又曰吳將諸葛恪圍新城司馬景王使鎮東將軍毋丘儉揚州刺史文欽等拒之儉欽請戰景王曰恪卷甲深入投兵死地其鋒未易當且新城小而固攻之未可拔遂命諸將髙壘以弊之相持數月恪攻城力屈死傷大

半景王乃令欽督鋭卒趣合偷斷要其歸路儉帥軍以為後繼恪懼而遁欽逆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

吳書曰趙咨字德度南陽人博學多智應對辨捷孫權為吳王擢為大中大夫使魏文帝嘲咨曰吳王頗知學乎咨曰浮江萬艘帶甲百萬任賢使能志在經畧雖有餘閒博覽書傳歷史籍採奇異不效書生尋章摘句而已又曰吳難魏否咨曰帶甲百萬江漢為池何難之有

蜀志曰先主率大衆東伐吳吳將陸遜拒之蜀主從建平連圍至夷陵界立數十屯以金帛爵賞誘動諸夷先遣將吳班以數千人於平地立營欲以挑戰諸將皆欲擊之遜曰玄德軍東下銳氣始盛且乘高阻守險難可卒攻攻之縱下猶難盡克若有不利損我大勢非小故也今但獎勵將士廣施方畧以觀其變若此間是平原曠野當恐有𣪠沛交馳之憂𣪠音標今緣山行軍勢不得展自當疲於木石之間徐制其獘玄德知其計不行乃伏

兵八千人從谷口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君擊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諸將並曰攻彼當在初今乃令人五六百里相御持守又已經七八月其諸要害皆已固守擊之必無利矣遜曰玄德猾虜更嘗事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犄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遜曰吾已曉破之術乃令人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俄而成勢遂率諸軍同時俱攻破四十餘營玄德升馬鞍山陳兵自繞遜

督促諸軍四面蹙之土崩瓦解死者萬數𤣥德夜遁

晉書曰王戎謂齊王冏曰公首舉衆臣定大業開闢以來未始有也然論功行賞不及有勞朝野失望人懷二志今二王帶甲百萬其鋒不可當若以王就第不失故位此求安之計也

又曰大將羅尚遣廣漢都尉曾元牙門張顯等潛率步騎三萬襲蜀賊李特素知之乃繕甲勵兵戒嚴以待之元等至特安卧不起待其衆半入發伏擊之殺傷者甚

衆遂害魯元張顯等

又曰安平王孚初為魏度支尚書以為禽敵制勝宜有備預每諸葛亮入寇關中邊兵不能制敵中軍奔赴輒不及事機宜預選步騎二萬以為二部為賊之備又以關中連賊寇穀帛不足遣冀州農民五千屯於上邽秋冬習戰春夏脩田桑由是關中軍國有備矣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前趙劉曜遣將討玄羌大酋權渠率衆保險阻曜將游子遠頻敗之權渠欲降其子伊餘

大言於衆中往曰劉曜自來猶無若我何况此偏師自欲降乎遂率勁卒五萬人晨壓子遠壘門左右勸出戰遠曰吾聞伊餘有專諸之勇慶忌之捷士馬之強人百匹敵其父新敗怒氣甚盛且西戎勁悍其鋒不可近也不如緩之使氣竭而擊之此曹劌之勝也乃堅壁不戰伊餘有彊驕色子遠候其無備夜分誓衆秣馬蓐食先晨具甲掃壘而出遲明設覆而戰遲直吏切生擒伊餘于陣盡俘其衆

又曰北燕馮跋據遼東其弟萬泥阻兵以叛跋遣將馮弘與將軍張興討之弘遣使諭之曰昔者兄弟乘風雲之運撫翼而起羣公天意所鍾逼奉主上先踐寶位製土疏爵當與兄弟共之柰何欲尋干戈於蕭墻棄友于而為鬩伯過貴能改善莫大焉宜舍茲嫌同奬王室萬泥不從虬日出戰興謂弘曰賊明日出戰今夜必來驚營宜備不虞弘乃各嚴備仍人課草十束束火伏兵以待之是夜萬泥果遣壯士十餘人斫營衆火俱起伏兵

邀擊俘斬無遺遂平萬泥等

宋書曰桂陽王休範舉兵於尋陽已發東下朝廷惶駭宋相齊高祖議曰昔上流謀逆皆因淹緩至於覆敗休範必遠懲前失輕兵急下乘我無備今應變之術不宜在遠若偏師失律則大沮衆心頓新亭堅守宮掖東府石頭以待賊至千里孤軍無復委積求戰不得自然瓦解請頓新亭以當鋒休範果敗

又高祖紀曰時議者欲分兵屯守諸津帝曰賊衆我寡

分兵測人虛實一處失利則沮三軍之心若聚衆石頭

則力不分也

三國典畧曰梁武六王蕭紀在蜀一十七年開拓土宇

器甲殷積有馬八千足既便騎射尤工舞矟

後魏書曰任城王澄時四中郎將兵數寡弱不足以襟

帶京師澄奏宜以東中帶滎陽郡南中帶魯陽郡西中

帶弘農郡北中帶河内郡選二品三品親賢兼稱者居

之省非急之作配以强兵如此則深根固本强幹弱枝

之義也靈太后初將從之後議者不得乃止

唐書曰武德中太宗領兵征仁杲於析摭城析音昔思歷切摭音炙之石切賊有十餘萬兵鋒甚銳數來挑戰諸將咸請戰太宗曰我士卒新經挫衄銳氣猶少賊驟勝必輕進好鬬我且閉壁以待其氣衰而後擊可一戰而破此萬全計也因令軍中曰敢言戰者斬相持者久之賊粮盡軍中頗携其將翟長孫梁胡郎率所部相繼來降太宗知仁杲心腹內離謂諸將曰可以戰矣因令行軍梁實營於

淺水原以誘之賊大將宗羅睺曰恃驍悍求戰不得氣憤者久之及是盡銳攻梁實冀逞其志梁實固險下以挫其鋒羅睺攻之愈急太宗度賊已疲復謂諸將曰彼氣將衰吾當取之必矣申令諸軍遲明合戰令將軍王寵陣淺水原南出賊之右以先拒之羅睺併軍共戰王軍幾敗太宗親御大軍奄自原北出其不意羅睺廻師相拒我師表裏齊奮呼聲動天羅睺氣奪於是大潰

又曰武德中太宗率師往河東討劉武周江夏王道宗

時年十七從軍太宗登玉壁城望賊顧謂道宗曰賊恃其衆來邀我戰汝謂何如對曰羣軍鋒不可當易以計屈難與力競今深壁高壘以挫其鋒烏合之徒莫能持久粮運致竭自當離散可不戰而擒矣太宗曰汝意暗與我合賊果食盡夜遁追及介州一戰破之

又曰薛萬均從李靖等擊吐谷渾軍次青海與弟萬徹率軍先路道遇虜於赤海萬均將十數騎擊走之追奔至積石山南道大風折旗拔木萬均謂左右曰虜將至

兵宜各設備俄而虜至萬均直前斬一賊將於是大潰殺傷畧盡

又曰廣德中安史故將分據河北吐蕃數犯京畿故郭子儀魚朝恩常統重兵守河中以備倉卒欲兵權在京師乃以魚朝恩元載王縉建議請於河中府創置中都置精兵五萬以為禁旅取關輔河東等十州稅物以奉京師車駕常以秋杪行幸春首還京即河北西蕃無憂越軼代宗以為然載已潛遣人於河中料度創造宮殿

及營私第既而言事者以為無故示賊以怯國計非便

事竟不行

又曰李晟討朱泚德宗幸奉天詔以晟為左僕射平章事晟拜哭受命且曰長安宗廟所在為天下本若皆扈蹕誰復守京師乃浚隍壁繕兵粟馬以誅朱泚興復為己任初軍無芻藁乃令檢校戶部郎中張彧假京兆少尹擇官吏以賦渭北畿縣不數日芻粮皆足乃勵說三軍曰今國步多艱亂逆繼興屬車西幸闗中無主吾等皆

受國恩見危死節臣子之分况當此時不能請寇以取富貴非士也渭橋跨大川吾與公等戮力一心擇利而進復大業建不世之功能從我乎軍士皆泣下曰唯公所命晟亦歔欷流涕是時朱泚盜天邑懐光反咸陽河北偽稱國者三李納交逼陳宋晟内無貨財外無疆土以孤軍守危城為秉節嚮義者所歸於是戴休顔舉奉天之兵韓遊瓌悉邠寧之師尚可孤守藍田駱元光固華州皆歸款於是晟軍大振

又曰李元諒貞元初將本軍與侍中渾瑊會吐蕃盟於平源元諒謂瑊曰戎狄多詐不可無備公奉國命輕重宜有以防之瑊不從且不設備及會元諒命軍中皆衣甲持兵整部隊以候變去壇十里虜果衷甲乘瑊無備伏精騎以圍城士大夫皆衣朝服就執及軍士死者不可勝數所脫者百無一二瑊挺身走虜騎逐瑊至元諒軍士皆堅陣持滿虜騎望見之乃引去是日無元諒軍瑊幾不免元諒除盜必殺無赦戎寇甚憚之

又曰元和中城臨涇源從涇源節度使段祐之請也臨涇城直涇州西北九十里實險要之鎮從前因循不修常為犬戎所堡其界有青石嶺嶺多美土軍人耕穫屢為蕃冦掠奪祐請修築議者是非相半祐決城之功畢時方以為大利

三國典畧曰齊司徒斛律光築呑周于隴定跨三城於境上

太平御覽卷三百三十

太平御覽卷三百三十一

宋 李昉等 撰

兵部六十一

斥候 備邊

塞險

斥候

後周書曰韓果性強記兼有權畧所行之處山川形勢

輙能記憶兼善伺敵虛實揣知情狀有潛匿溪谷欲為間諜者果登高望之所疑處往必有獲太祖由是以果為虞候都督每從征行嘗令候騎晝夜巡察略不眠寢

又曰達奚武大統初為秦州刺史齊神武趣沙苑太祖復遣武覘之武從三騎皆衣敵人衣服至日暮去營數百步下馬潛聽得其軍號因上馬歷營若警夜者不如法者往往撻之俱知敵之情狀以告太祖太祖深嘉焉遂破敵人

諸葛亮兵要曰軍已近敵籬落當以平明先發絶軍前十里内各按左右下道亦十里之内數里之外五人為部人持一白幡登高外向明隱蔽之處軍至轉尋高而前第一見賊轉語後第三第二詣主者白之凡候見賊百人以下但舉幡指百人以上便舉幡大呼主者遣疾馬往視察之

又曰凡軍行營壘先使腹心及鄉導前覘審知各令候吏先行定得營地壁立軍分數立四表候視然後移營

於右先使候騎前行持五色旗見溝坑揭黄揭去列切衢路揭白水澗揭黑林藪揭青野火揭赤以本鼓應之立旗鼓令相聞見若渡水踰山深邃林藪精遣勇騎搜索數里無聲四顧無人然後徐行令人遠視精兵四向留後防禦勿爭疾趨中軍魚貫以進乃令輜重老小次步後馬次在整人不得譁人馬無聲不失行列險地狹逕亦以部曲鱗次或須環向迴轉以後為前以左為右行則魚貫立則鴈行到前止後候騎精鋭四向散列而立各

依本方下營一人一步隨軍多少咸表十二辰竖六旍長二丈八尺審子午夘酉地勿向邪邪僻以朱雀旍竖午地白獸旍竖酉地玄武旍竖子地青龍旍竖夘地招揺旍竖中央其樵牧飲不得出表外也

衛公兵法曰諸營下壁事須防禦於營外二十步列隊仗旗幟如對寇法晝夜嚴謹縱逢雨雪并押隊官並不得離仍傍營設五匹馬并鞍轡咸飭防有警急即令馳告至夜於營前百步外着聽子二人一更一替以聽不

虞仍令探子務探聽子細勿令眠睡其晝日諸軍前各亦逐高要處遠斵斥候以視動静

又曰諸軍營隊伍每夜分更令人巡探仍不得髙聲唱號巡者敲弓一下坐者扣𥳑三下方擲軍號以相應㑹當營界探周而復始擲號錯失便即決罰當軍折衝果毅並押鋪宿盡更巡探地遞相分付虞候及中軍官人通探都巡

又曰諸軍下定每營夜别置外探每營折衝果毅相知

作次每夜别四人各領五騎馬於營四面去營十里外
遊奕以備非常如有緊急奔馳報軍
又曰令人枕空胡禄臥有人馬行三十里外東西南北
皆響見於胡禄中名曰地聽則先防備
又曰諸兵馬既逼賊庭探候事須明深詣營住及營行
前後及左右廂助上五里著馬兩騎十里更加兩騎十
五里更加兩騎至三十里一道用人馬十二騎若兵多
發引稍長助上即是更量加一兩道使令相見其乘馬

人每令遥相見常接髙行各只一方面異旗無賊此旗常卷見賊即速展軍營見旗展即知賊至須覓穩處既知賊來得設機伏整齊部伍迎前戰其最遠及次遠人須與好馬乗騎不然被賊搶掠

備邊

漢書曰鼂錯上言守邊備塞曰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勢易以擾亂邊境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曠野美草甘水

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所以離南畝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絶望而有降敵之心如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胡人已去聚而不罷為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歳而更不知胡人之能

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其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無下千家為居中周虎落先為室屋具田器乃募罪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贖罪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乃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於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其人若無妻者縣官買與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與之縣官為贖其民如是則邑里

相救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㑹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上從其言募民徙實塞下錯復言陛下幸募人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存卹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

故鄉則貧民相慕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制里割宅通田宅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為立室家有一堂二内門戶之閉置器物焉民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為置醫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恤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樂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

五家為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才有禮讓習地形悉知民心者居則習民以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政定於外服習已成勿令遷徙幼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懽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旋踵矣所從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

又王莽將嚴尤上言曰匈奴為害久矣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周宣王時獫狁内侵至於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内侵譬蚊虻之螫敺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為中策漢武帝選將鍊兵令齎糧深入遠戍毎有克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二十餘年中國罷敝匈奴亦衂而天下稱武是為下策秦始皇不忍小恥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既完

中國内竭以喪社稷是為無策今天下遭陽九之阨比年飢饉西北邊尤甚發三十萬衆具三百日糧東援海代南取江淮然後能備計其道里二年尚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師老械獘勢不可用此一難也邊既空虛不能奉軍糧内調郡國不相及屬此二難也計一人三百日糧用備十八斛非牛力不能勝也牛又當齎食加二十斛重地胡沙鹵多乏水草以往事揆之軍出未滿不百日牛必物故且盡其餘糧人不勝此三難也胡

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風釜鍑音當薪炭重不可炊食糒音備飲水以立四時師有疾病之憂勢不能久此四難也輜重自隨則輕鋭者少不得疾行虜徐遁不能及幸而逢虜要遮前後危殆不測此五難也大用民力功不可必臣伏憂之

又班固論曰書云蠻夷猾夏詩稱戎狄是膺春秋有道守在四夷久矣夷狄之為患也故自漢興忠信嘉謀之臣曷嘗不運籌策相與爭於廟堂之上乎高祖時劉敬

呂后時樊噲季布孝文時賈誼晁錯孝武時王恢韓安國朱買臣公孫弘董仲舒人持所見各有同異然總其要歸兩科而已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胄之士則言征伐皆偏見一時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終始自漢興以至於今曠世歷年詘伸異變強弱相反是故其詳可得而言也昔和親之論發於劉敬是時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難故從其言約法和親賂遺單于冀以救安邊境孝惠高后遵而不免匈奴冦盜不為衰止而單于反以

驕倨逮至孝文與通關市妻以漢女增厚其賂歲以千金而匈奴數背約束邊境屢被其害是以文帝中年赫然發憤遂躬戎服親御鞍馬從六郡良家材力之士馳射上林講習戰陣聚天下精兵軍於廣武顧問馮唐與論將帥喟然歎息思古名臣此則和親無益已然之明効矣仲舒親見四世之事猶復欲守舊文頗增其約以為義動君子利動貪人如匈奴者非可以仁義說也獨可說以厚利結之於天耳故與之復利以說其意與盟

於天以牢其約質其愛子以累其心匈奴雖欲展轉柰
失重利柰殺愛子何夫賦歛行賂不足以當三軍之費
城郭之固無異於貞士之約而使邊臣守境之民父兄
緩帶稚子咽哺胡馬不窺於長城而羽檄不行於中國
不亦便於天下乎察仲舒之論考諸行事乃知未合於
當時而有闕於後世也當孝武時雖征伐尅獲而士馬
亦畧相當雖開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棄造陽之北
九百餘里匈奴人民每來降漢單于亦輒拘留漢使以

相報復其桀驁尚如斯安肯以愛子為質此不合當時之言也若不置質定約和親是雖襲孝文既往之悔而長匈奴無已之詐也夫邊城不選守境武畧之臣修障隊備塞之具厲長戟勁弩之械恃吾所以待邊寇而務賦斂於民遠行貨賂割剥百姓以奉寇讐信甘言守空約而冀胡馬之不窺不已過乎至孝宣之世承武帝奮擊之威值匈奴百年之運因其壞亂幾亡之阸權時施宜覆以威德然後單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三世稱

藩賓於漢廷是時邊城晏閉牛馬布野三世無犬吠之
警黎庶忘干戈之役後六十餘載之間遭王莽簒位始
開邊隙單于由是歸怨自絶莽遂斬其侍子邊境之禍
搆矣故呼韓耶始朝於漢漢議其禮蕭望之曰戎狄荒
服言其慌忽無常至亦宜待以客禮讓而不臣如後嗣
遁逃竄伏使於中國不為叛臣及孝元時議罷守塞之
備應以為不可云盛不忘衰安必思阨遠見識微之明
矣單于咸棄其愛子昧利不顧侵掠所獲嵗巨計而和

親賂遺不過千金安在其不棄質而失重利也仲舒之言漏於是矣夫規視建議不圖萬世之固而偏恃一時之事者未可以經遠若乃征伐之功秦漢行事嚴尤論之當矣故先王度中土立封畿分九州列五服物土貢制外内或脩刑政或脩文德遠近之世異也是以春秋内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髪左衽人面獸心其於中國殊章服異習飲食不同言語不通僻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隨畜射獵為生隔以山川擁以沙

漠天地之所以絶内外也是故聖王禽獸畜之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以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勞師而招寇其土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内踈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禦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縻不絶使曲在彼葢聖人制禦蠻夷之常道也

後漢書曰馬援奏言西于縣户有三萬二西于縣交趾郡故城在今交州龍編縣東遠界去庭千餘里庭縣庭也請封爲封溪望海二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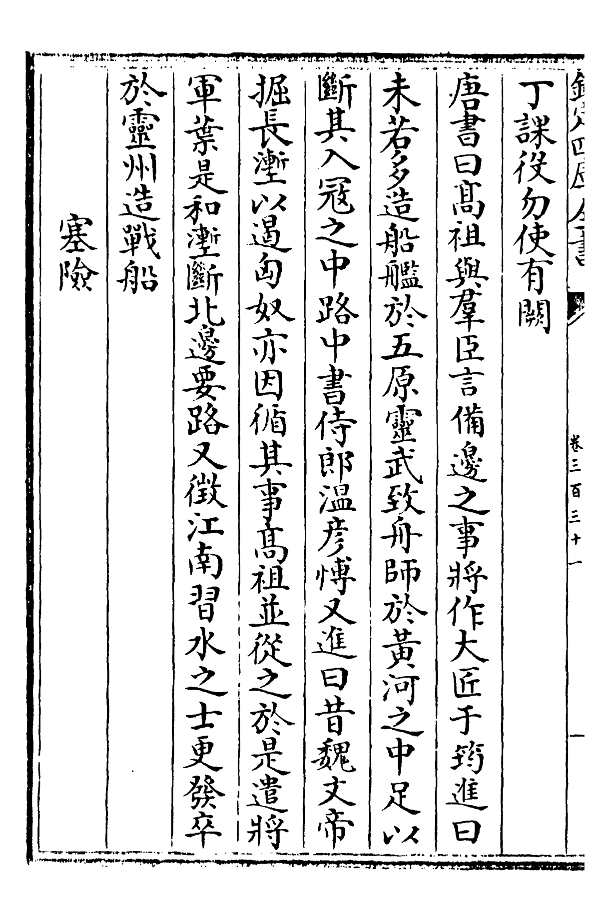
許之

又曰馬援在隴西帝詔武威太守東觀漢記曰梁統也令悉還金城客民金城人客在武威歸者三千餘口使各反舊邑援奏為置長吏繕城郭起塢候字林曰塢小障一曰小城字或作塢開導水田勸以耕牧郡中樂業

又曰杜茂引兵屯晉陽上遣謁者段忠將衆配茂鎮守北邊因發邊卒築亭候修烽火又發委輸金帛繒絮供給軍士并賜邊民冠蓋相望茂亦建屯田驢車轉運也

晉書杜預傳曰匈奴率劉猛舉兵反自并州西及河東平陽詔預以散侯定計省闥俄拜度支尚書預乃奏立籍田建安邊論處軍國之要又作人排新器興常平倉定穀價較鹽運制課調内以利國外以救邊者五十餘條皆納焉

宋書曰文帝元嘉中每歲爲後魏侵境令朝臣博議何承天陳備邊要其大畧一曰移逺就近以實内地二曰浚復城隍以增阻防三曰纂偶車牛以飭戎械四曰計



丁課役勿使有闕

唐書曰高祖與羣臣言備邊之事將作大匠于筠進曰未若多造船艦於五原靈武致舟師於黄河之中足以斷其入寇之中路中書侍郎温彦愽又進曰昔魏文帝掘長壍以遏匈奴亦因循其事髙祖並從之於是遣將軍葉是和壍斷北邊要路又徵江南習水之士更發卒於靈州造戰船

塞險

左傳曰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自豫章與楚夾漢（豫章漢東江北地名）楚左司馬沈尹戌謂楚將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沿緣也緣漢上下遮使勿渡也）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以方城外人毀吳戍舍舟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三者漢東三隘路阨烏革切）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楚大夫武成黑謂子常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用軍器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大夫史皇謂子常曰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於淮塞城口而入（城口三隘近之總名）是獨克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

而陳自小別至於大別禹貢漢水至太別南入江然則此二別有江夏界也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吳知不可勝也史皇曰安求其事求知政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必死之子常違左司馬成之言故敗也

戰國策曰吳子問孫武曰敵人保山據險擅利而處糧食又足挑之則不出乘間則侵掠為之柰何武曰分兵守要謹備勿懈潛探其情密候其怠以利誘之禁其牧採久無所得自然變改待離其故奪其所愛

漢書曰匈奴呼韓耶單于來朝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

嬙_音字昭君賜單于單于歡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

（音嬙）

至燉煌請罷邊備以休天子人民帝下有司議郎中侯

應上言以為不可其畧曰自周秦漢以來匈奴寇侵甚

矣其北邊有陰山東西千餘里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

至孝武帝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漠北建塞徼起

亭隧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安夫夷狄之

情困則卑順強則驕逆天性也前已罷外城省亭隧今

纔足以候視通烽火而已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且中國

尚建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絶臣下之覬慾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或因山巖石木柴僵落溪水卒徒築理功費久遠不可勝計令欲以一切省繇戍十年之外卒有他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絶當更發屯繕理累代之功不可卒復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帝納之

蜀志曰曹公使夏侯妙才張郃屯漢中蜀先主進兵漢中次於陽平關南渡沔水緣山稍前於是定軍勢作營

妙才將兵來爭其地先主命黃忠乘高鼓譟攻之大破妙才軍斬妙才曹公自長安南征先主遥策之曰曹公雖來無能為也我必有漢川矣及公至先主歛衆拒險終不交鋒積日不拔士亡者多曹公果引軍還先主遂有漢中

魏志曰曹爽伐蜀司馬景王同出行洛次於興世蜀將王林夜襲景王營堅卧不動林退景王謂諸將曰費禕已據險拒於進不獲戰攻之不可亟反軍（亟絶九切）以為圖

爽等引還禕果馳兵赴三嶺爭險乃得過也

晉書曰劉裕討南燕慕容超超名羣臣議拒晉師大將公孫五樓曰吳兵輕剽所利在速戰初鋒勇銳不可爭也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沮其銳氣徐簡精騎二千循海而南絶其糧道别勑段暉率兖州之軍縁山東下腹背擊之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校其資儲之外餘悉焚蕩芟除粟苗使敵無所資堅壁清野以待其釁中策也縱賊入峴出城逆戰下策也超曰吾京都殷

盛户口衆多非可一時入守青苗布野非可卒芟設使芟苗城守以全性命朕所不能令據五州之强帶河山之固戰車萬乘鐵馬萬羣縱令過峴至於平地徐以精騎踐之此成擒也其將慕容鎮曰若如聖旨必須平原用馬便宜出峴逆戰戰而不勝猶可退守不宜縱敵入峴自貽窘迫昔成安君不守井陘之險終屈於韓信諸葛瞻不據東馬之險卒擒於鄧艾臣以為天時不如地利阻守大峴策之上也超不從乃合攝莒梁父二戍修城

隍簡士馬蓄銳以待之其夏晉師次東莞超遣其左軍段暉等步騎五萬進據臨朐俄而晉師度峴慕容超懼率四萬騎就段暉等於臨朐戰敗超奔還廣固宋武圍廣固數月而破燕地悉平

後魏書曰遣將伐燕慕容寶已平并州潞川頻勝寶在中山引羣臣議之中尹符謨曰魏軍強盛千里戰鬬乘勝而來勇氣兼倍若逸騎平原形勢深盛殆難為敵宜杜險拒中書令眭邃曰魏軍多騎師剽銳眭息為切馬上賫

糧不過旬月宜合郡縣聚千為一堡深溝髙壘清野待之至無所掠資食既罄不過六旬自然窮退尚書封懿曰今魏師十萬天下之勍敵也百姓雖欲營聚不足自固是則聚糧集兵以資强寇且動衆心示之以弱㫖關拒戰計之上也慕容麟曰魏軍乘勝氣鋭其鋒不可當宜謹守設備待其獘而乘之於是修城積粟為持久之備魏攻中山不克進據博陵魯口諸將覩風而奔郡縣悉降於魏

唐書曰武德中太宗圍王世充於東都世充勢窮竇建德自北來救諸將及蕭瑀等咸請且退師避之太宗不許曰世充糧盡內外離心我當不勞攻擊坐收其獘而建德新破海公將驕卒惰今據武牢扼其緊要若賊恃勝冒險爭鋒吾當破賊若不戰旬月之間世充自潰彼敗我振足以臨之一行兩定在於斯舉若不速進賊入武牢諸城新附必不能守二賊并力將若之何㤗府記室薛收進曰世充據東都府庫填積所患者在於之食

是以為我所持建德親總十餘萬衆來拒王師亦當盡彼驍雄期於速戰若縱其兩寇相連轉河北之積以相資給則伊洛戰鬭不已大王今欲親率猛銳先據成臯之險訓兵坐甲當彼疲弊之衆一戰必克建德破則世充自下不過數旬二國之君可面縛麾下蕭瑀等杂何遂請退兵太宗曰善從之留齊王元吉圍世充親率三千五百人趨虎牢守之與戰相持二十餘日五月建德某伺官軍芻盡牧馬於河北必將襲武守太宗聞之遂

牧馬千餘匹於河渚間以誘之詰朝建德果悉衆而至陣於汜水東太宗候陣久則飢令宇文士及率騎經賊陣之西馳而南上賊陣動因而諸軍奮擊之大潰竟如太宗本策

太平御覽卷三百三十一